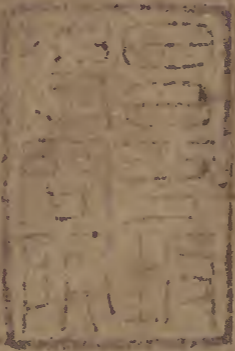


文章正宗

十七卷之十八  
議論



漢書門類			
五七〇九	一三	函	號
二〇	五	冊	架

內閣文庫			
五七〇九	二〇	冊	架
三六	二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09	
冊數	20 ( 12 )		
函號	362	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議論

淺草文庫

左氏論秦伯用孟明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

王官郊晉

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茅津在河東大

陽縣西封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

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

周備也不偏以與

人之壹也

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

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子桑公孫枝舉孟明

者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

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繁至薄猶采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

美武王能詒其子孫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 秦伯以三良為殉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皆秦之

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

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

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

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

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分之

采物旌旗衣服著之語言善言遺戒為之律

度鍾律度量所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

無藝又曰引之表儀引道也表予之法制告之

訓典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委之常秩委任也

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

後卽命卽就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莒恃陋不備

成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終巫臣之言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

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

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日也詩曰雖

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

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杜氏曰爲明年莒潰傳

祁奚能舉善

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將立之而卒

解狐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午祁於

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

可

赤職之子伯華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各代其父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

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周書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

未得位故

曰得舉

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官

軍尉物事也正義曰尉佐同掌一事故為建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官位一

也變文相輝耳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

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 范宣子讓

襄十三年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為將命軍帥必蒐而命之

所以與眾共

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

伯游荀偃昔臣

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

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軍士

句佐之句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

請從伯游荀偃將

中軍

代荀瑩士句佐之

位如故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

趙武又使欒黶

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

辭曰臣不如韓起

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

武自新軍

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

厲亦如故絳自新軍新軍無帥將佐晉侯難其

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

得慎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

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

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一

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取

則下賴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言刑善也及其衰也

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

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

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

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

小人加陵也君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

其能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

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

駟歛殺鄧析

定九年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鄧析鄭大夫欲改鄭

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

君子謂子然於是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

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此言

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

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

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

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

矣

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邾黑肱來奔

昭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

地故也

黑肱非命卿故曰賤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

是夫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

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

已止也

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弗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

利回

回正心也

不為義疚

疚病也見義則為之

或求名而不得

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

大夫

守先人嗣言其尊

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求名而不得也二十

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疆禦之名

邾庶其

在襄二

莒牟夷

在五年

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

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宋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一物者所

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

艱難其身身為艱難以險危大人夫人在位者而有名章

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若竊

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名貪冒之民將

寘力焉盡力為之不顧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

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

不忘記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

而辯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

其法非賤人所不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按左氏所稱君子曰者意必當時賢者之論或左氏自為之說也然周鄭交質是天子下齊諸

侯諸侯上亢天子名分大壞躬王中焉之變胎於是矣不此之責而曰信不出中真無益也鄭

伯入許以其地歸于我夫以諸侯而專征罪一也專滅國罪二也專以地與人罪三也非此之

義而曰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是非悖謬若是者不一獨此數條其論頗正且反復成章故

取焉

### 公羊論初獻六羽

隱五年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羽者何舞也



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据經但有自祭公周公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工春秋撥亂世以紕陟爲本故舉紕陟以所主者言之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

子不可言也

隱公不書葬

隱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子沈子曰君弑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若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

也公薨何以不地据莊公薨于路寢不忍言也

### 孔父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

其大夫孔父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也故國氏之及者何

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累也累

從君而死齊人語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

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

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据叔仲惠伯不賢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以稱字見先君死其義形於色

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

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

字之以君得字之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

救之皆死焉趨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

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

輕廢之急然後思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

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

### 桓公救衛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

据内城不城衛月故問之

也曷為不言城衛

据無遷文以言城故當言城衛

滅也孰滅之

蓋狄滅之

以上有狄入衛

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

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

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

則孰城之

据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不待之又獨書齊實諸侯也

桓公城

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

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後齊師救邢諸侯城緣陵放此不悉錄

荀息不食言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

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

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

子也荀息傳焉

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傳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

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

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馬驪姬者國色也一國之

選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

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

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荀

息對曰使死者反坐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

信矣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獻公死奚

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

立幼長謂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

臣矣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臣對曰使死者反

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

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

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起時莫不肯死

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

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

毛伯來求金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

也何以不稱使據南季當喪未君也時王新有

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據崩在八年即位矣而

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

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

俱繼體其以禮不得異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

稱子也

各信恩於其下

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

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

之義一年不二君

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

不

可曠年無君

故踰年稱公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

當也

孝子三年則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毛伯

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

也然則是王者與

據未稱王

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

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

雖名為三年之子者其實非

繼父之位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

求而求故譏之也

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 世室壞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

室群公稱宮

少差異其下者所以尊周公

此魯公之廟也曷

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

魯公始封

之君故不毀也

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

據魯公始封也

封魯公

以為周公也

為周公故語在下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

後

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

也曰生以養周公

生以魯公

死以為周公主

如

公死當以魯公為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革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

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

據為周公者謂

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周公不之魯則不得供養為主

欲天下之一乎

周也

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

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魯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按此說可疑魯

周公何以為牲

據廟異也

周公用白牡

白牡殷牲也周公用死有王

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

魯公用騂犗

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騂嫌也

群公不毛

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為差

群公不毛

純色所

魯公燾

燾者胃也故

群公廩

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今半相連爾此

謂方裕祭之時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

不脩也

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於壞敗故譏之室屋者重宗廟

晉納接菑不克

文十有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納者

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據言于邾婁與納頓

立大其弗克納也克勝也鄭伯以勝焉何大乎

其弗克納據作齊納子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

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

人言曰接菑晉出也出外且齊出也孫也子以其

指指手則接菑也四糶且也六言俱不得天之正性子以

大國壓之壓服也服邾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

設齊復與兵來納糶且亦欲服邾婁使貴則皆

貴矣時邾婁子娶二雖然糶且也長既兩不得正性又皆

貴唯當以年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

爾克也如邾婁人言義不引師而去之故君子

大其弗克納也大其不以已此晉卻缺也其稱

人何貶曷為貶據起鞅納不與大夫專廢置君

也曷為不與據大其實與弗克而文不與文曷

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楚人殺夏徵舒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

其稱人何據下入貶曷為貶據徵舒不與外討

也辟天子故敗見之即所謂敗絕然後罪惡見不與外討者因其討

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

也曷為不與據善為實與不言執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

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

討之則討之可也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時不伐

### 季札讓國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

何以有君有大夫據向之賢季子也何賢乎季

子據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荆人來聘是也讓國也其讓國奈

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并也并

季子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

君謁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注起也倉卒意季子猶

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弟迭為君更迭也而

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

飲食必祝祝因祭祝也曰天苟有吳國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

弟賢尚速有悔於予身尚猶努力速疾也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



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

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

長庶也即之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

兄之非故為之諱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不

讓國者僚已得國無所讓讓國者僚已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

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

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闔廬謂

兄專諸膳宰僚者魯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

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

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去之延陵延陵吳下邑禮公

不越終身不入吳國不入吳朝既不忍討故君

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故大其能去

賤苟止故推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其

本不賢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方以季子

臣有大夫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

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故降字季

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  
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

許世子止弒其君

昭十有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將而止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耳攝意也譏子道之

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

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

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

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

以君子加弒焉爾失其消息多之宜曰許世子止弒其

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君子

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

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穀梁論隱公不書即位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言即位成公志也成

讓桓之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不取為魯君也公

君也上言君下言公互辭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

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

則取者之惡不顯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

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

也據善無不正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

信邪信申字古所共用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

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

與隱矣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

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兄弟後天之倫

次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為魯

君已受之於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

道也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

之國蹈道則未也

鄭伯克段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段有徒眾攻之為害必深故謹

而月之鄆鄭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

殺見段之有徒衆也言鄭伯能殺則邦人不能殺矣知段衆力彊盛唯國

君能殺之段鄭伯衆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

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母弟同母弟也目君謂稱鄭伯

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

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公

弟甚鄭伯謂目君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

於殺也雍曰段恃寵驕恣疆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

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

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于鄆去也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

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夫例不地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然則

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

必誅焉此蓋臣子之道所犯在已故可以申兄弟之恩

### 武氏子來求賻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月今無君不稱使故亦畧而書時武

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

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平王之喪在嬪未爵使之

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据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稱使無

君也

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喪事無求而有賵賻

周雖

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

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 築王姬之館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

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

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

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

不言如何也據

五十九年公子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

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如

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

同姓諸侯主之魯桓親見弒于齊若天子命使為之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為尊者諱故不可受

之京師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

外城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

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於廟則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於廟則

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

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

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親迎服祭服者重婚姻也公時

有恒之喪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臧孫辰告糴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告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

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首戴衛地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諸侯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者前日而後凡他皆倣此無中

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

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

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

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

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

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

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

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

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舍王合會

齊桓亦所以尊天子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

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

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 齊人滅項

僖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

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据莊十年齊師滅譚稱齊師為

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

之可滅也知政昏亂易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

霸者存恤鄰國抑疆輔  
弱義不可滅人之國  
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

君子惡惡疾其始  
絕其始則得不終於惡邵曰謂疾其初為惡之事不終身

疾善善樂其終  
樂賢者終其行也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桓嘗

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存亡謂存刑衛繼絕

謂立僖公所以終其善

### 躋僖公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也時三

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譏自明大事者何大是事也看禘

嘗禘合也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  
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

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向穆北向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  
舊說僖公閔公庶

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

父故以昭穆父子為喻竊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

文不辯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于禩以致雉雖之變然後率脩常禮文公顛倒祖考固不足多

惟矣親謂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

僖祖謂莊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

天而行也  
祖人之始也人君子不以親親害尊

之所仰天也

陶卿



尊此春秋之義尊卑有序不可亂也

閻弒吳子餘祭

襄二十九年閻殺吳子餘祭閻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閻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閻弒吳子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故弒之

楚子執慶封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衆國之君傾衆悉力以伐疆敵內外之害重故謹而月之定四年伐楚亦月此其例也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言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已絕于齊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謂與崔杼共弒莊公光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粲然盛笑貌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

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傳例曰稱人以殺大夫為

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之義用貴治

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

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

### 太史公論項羽

吾聞之周生曰周生周時賢者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

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

未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

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

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已出號為霸王位雖

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

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

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

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

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 漢孝景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  
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  
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  
言之而諸侯以弱漢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  
謀哉按七國之事太史公乃以一言曰以諸侯  
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蓋高帝封國之過  
制與孝景君臣處置之失皆見於二言中  
詞簡而義備非後世史筆之所可及也

### 論孔子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  
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  
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  
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  
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  
矣

### 老子申韓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  
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卑卑自勉勵  
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

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武吳起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洎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夫

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所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穰侯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

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  
况於羈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  
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  
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  
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  
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  
短也

論平原君虞卿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  
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  
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  
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  
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  
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藺相如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

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顧誅然士或怯懦  
一作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  
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屈原賈生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  
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  
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  
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一作  
爽然自失矣

李斯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如  
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  
之歸不務明政以禱主上之闕持爵祿之重阿  
順苟合巖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  
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  
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  
與周召列矣

蒙恬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  
亭鄣塹山堙谷遺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  
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爲  
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  
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  
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韓信

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  
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  
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  
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  
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  
乎

李廣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  
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  
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

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司馬相如

春秋推見至隱

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

易

本隱以之顯

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

大雅言王公大

人而德逮黎庶

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眾庶也

小雅譏小已

之得失其流及上

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已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

者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濫說然其要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

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駢詞

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采其語可論者

著于篇

淮南衡山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

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

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

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

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



標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班固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

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謂在璿璣玉衡以齊

心合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禹

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殺

曰秦起襄公章文繆獻言秦之初大起於襄公

獻公更為孝昭嚴稍蠶食始為函百有餘載至始

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也秦

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

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

刃籍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

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

於五伯適讀曰謫謫戍閭閻偪於戎狄陳勝吳

閭左之戍故嚮應瘖於謗議瘖音慘秦法誹謗

總言閭閻奮臂威於甲兵鄉秦

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秦禁謂墮城

書之屬是以漢下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

是也

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  
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  
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  
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  
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  
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  
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

載其制曰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

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親賢俱封功德並建關諸盛衰

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

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自幽平之後

日以陵夷至虜阨隘河洛之間阨者狹也隘者

秦東有韓魏數見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

鈇之言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王迫責急乃逃

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今洛陽南宮殿  
臺是也鈇鈇王者以為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  
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鈇無所用之是謂

私竊隱藏之耳然天下謂之共王疆大弗之敢傾歷載

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

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

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

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務其所習自

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姍古誦字竊自號為皇

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

上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

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初海

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

裂疆土二等之爵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

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

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

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

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波漢

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

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三河河東河南河內

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

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

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跨音宮室百官同制

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橋與矯同言矯秦孤

過於強盛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

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

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

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

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

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

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

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

分爲七謂齊城陽濟北齊南趙分爲六謂趙平

中山廣川梁分爲五謂梁濟川濟東淮南分爲

三謂淮南衡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

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長沙之南更

比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景遭七國之難抑

損諸侯減黜其官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

謁者諸官長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

文選正卷七

七

孟襄

漢書卷之七

七

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者侯為左官也法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諸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

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

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

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謂成

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

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

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

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

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齧首言王莽漸法威福日久亦

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篡弒莫敢怨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望皆頓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璽綬也奉璽

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監戒焉

###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

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

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

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

文章集卷之七

七

陶中

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

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

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

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

十八侯之位次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

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下高后二年復詔丞

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

在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

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漢文景四五世間流民

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

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

法禁墮命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

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

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

出庸保之中皆賃作者也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

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

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

文選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王雷

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饗共已之治湯法  
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怨  
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  
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群后之勤  
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  
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  
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  
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廟  
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

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  
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  
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  
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  
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况今甚可悲傷聖朝  
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  
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  
掩息遘柬布章許慎云遘難行也柬古簡字簡  
少也言今難行封則得繼絕者  
少若然此必布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  
聞彰於天下也

雖難盡繼宜從尤功言人三為衆雖難盡繼取其功尤高者一人繼之於名為衆矣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

右三傳史漢褒貶之辭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議論

贊文帝西漢書下同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



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烏乎仁哉

### 贊武帝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

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

罷黜百家

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

表章六經

六經謂易詩書春秋

禮樂也

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

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爲

也

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

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

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

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

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贊昭帝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

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之異成王既見金縢之冊乃不疑周公事見爾詩及周書大誥 孝昭幼年

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

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贊宣帝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故此贊引之 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贊元帝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

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則彪自說

也外祖金敞也

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

洞簫自度曲被歌聲

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

分刊

節度

刊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為之節制也

窮極幼眇

幼眇讀曰要眇

少而

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

為宰相而士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

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

烈

贊成帝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

班彪之姑也

父子昆弟侍帷

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

天子之容者矣

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齊齊士踰踰故此贊引之

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

稱職克當

其任也可述言有文采

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

湛讀

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

於邑短氣

貌讀如本字又於音烏

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

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贊劉向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

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贊蕭曹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當

時錄錄未有奇節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日月

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高祖

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

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

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群后聲施後世為一代

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贊蒯通等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僇烹

食其敗田橫其得不烹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

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讎讀曰售謂被初忠

畫詐偽之策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謂四詩

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

隱危公于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我

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懼樂書構郤而晉厲弒樂書使楚公子

陵之戰郤至以為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豎牛

也公信之而滅三郤樂書因是反弒厲公豎牛

奔仲叔孫卒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

齊叔孫病也牛讒仲叔孫穆子怒而逐之奔

牛遂殺之於昭昭伯毀季平子

子不勝因楚平王為太子建

出奔齊娶於秦無忌曰秦

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宰嚭譖胥夫差

云其怨望今將叛令王殺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

喪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

大怒賜之屬鏹李園進妹春申

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君已有身使然謂春申君曰

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趙高敗斯二世縊斯而代其位以歸卒死於秦乃使其婿閻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庠死伊戾為太子傳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詐歃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庠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贊賈誼

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徒作是曰諸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自追觀以下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王表以係單于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

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贊景十三王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  
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以故古人以宴安為鴆  
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  
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  
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衰公之

伶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贊董仲舒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  
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  
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  
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  
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  
六經離析下維發憤志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  
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及淵源所漸猶未及

虛游夏漸浸也而曰筦矣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  
向會孫龍為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贊司馬相如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  
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  
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  
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  
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  
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贊公孫弘等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為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  
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  
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  
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  
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  
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虜斯亦  
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



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賀  
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  
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  
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  
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  
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  
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sub>勝</sub>韋玄成嚴彭祖尹更

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  
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  
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  
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  
名臣亦其次也

### 贊司馬遷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  
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  
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

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末  
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  
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  
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  
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  
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  
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  
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抵觸也悟相  
支柱不安也亦其涉獵  
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

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王  
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  
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  
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  
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  
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  
而不能以知自全旣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  
矣言其報任安書自  
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  
伯之倫夫唯大雅旣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贊戾太子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孽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十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

願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與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

助云

贊東方朔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

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

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

逢占逆占事猶云逆

刺也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

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附

焉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也

贊公孫賀等

贊公孫賀等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酒權均輸解在武紀及食

貨務本抑末母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  
志史大夫弘羊以為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  
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  
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  
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  
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萬言今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  
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  
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  
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

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  
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  
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彊之貌雖未  
詳備斯可畧觀矣中山劉子推原王道矯當世  
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  
之節發憤蕙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  
疆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畧雖  
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解釋也言理不博出於弘羊也博  
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

末利放依也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  
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  
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  
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  
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 贊揚雄

雄之自序云爾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初雄年四十  
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  
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

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  
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  
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  
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  
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迺  
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  
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  
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論作訓纂箴莫善於虞  
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

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習與忽同謂輕也  
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  
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  
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  
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  
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棻聞之曰雄  
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

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不知獻符命之事也有詔勿問然

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  
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  
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  
玄何言無奈之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  
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  
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

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其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越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

漢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作篇籍具存

### 贊佞幸

柔曼之傾意

柔曼言其情柔而色理光澤也

非獨女德蓋亦有

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

盛父子並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

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

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

國多釁矣

釁謂間隙也

圭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



疆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  
傳流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謂貶皇太后趙氏  
為孝成皇后退居  
北宮哀皇后傳  
氏退居桂宮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  
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贊匈奴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  
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  
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  
帝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

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  
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  
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  
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  
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  
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  
事之矣有威服而臣蓄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  
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  
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

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  
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  
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  
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  
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  
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  
郡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  
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  
本其上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  
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  
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益  
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  
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  
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  
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奈欺上天  
何奈殺愛子何展轉謂移  
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  
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堅  
城  
固守不勝遣貞士  
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  
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

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  
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  
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  
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  
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  
報德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  
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  
文旣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  
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

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  
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  
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  
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  
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  
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務庶亡干戈之役勅古  
黎字  
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  
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

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  
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  
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  
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  
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  
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  
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  
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  
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

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  
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  
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  
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  
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  
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  
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  
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  
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  
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  
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  
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贊西南夷兩粵朝鮮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  
而句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

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  
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  
臣朝鮮由涉河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  
追觀太宗填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者哉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  
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  
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  
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贊西域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  
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

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  
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  
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踏犀布瑇瑁則建珠崖  
七郡感枸醬竹枝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蒲萄  
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  
之珍盈於後宮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梢龍文  
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四駿馬名也鉅象師子猛  
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  
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

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落

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

其中依讀曰象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設酒

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

曼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都盧國名也碣

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賓  
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  
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曼衍者  
即張衡西京賦所云正獸百舞是為曼衍者也  
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  
激水化為魚跳躍水作霧障日畢化而成  
黃龍八丈出於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  
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及賂遺

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  
不足廼推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  
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  
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  
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  
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  
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  
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  
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

腹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  
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  
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  
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  
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  
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  
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  
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  
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成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

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讓茲

贊外戚

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斤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疇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贊王莽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衰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邪佞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



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  
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  
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  
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  
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翬然喪其樂生之心中  
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  
下城邑爲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  
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  
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

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

非命之運紫色蠅聲餘分閏位

紫間色蠅邪音也言莽不得正

命如歲日之餘分爲閏也聖王之驅除云爾

聖王光武也爲光武驅除也

### 右漢史褒貶之辭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